

一九五七年，英國著名導演大衛連拍了一套非常出色的電影，名叫桂河橋，獲荷里活七項大獎，包括最佳電影及最佳劇本。

故事是講到第二次世界大戰時，星加坡淪陷，駐守在星加坡的一隊英兵，在 Colonel Nicholson 率領下投降，被俘虜到緬甸的叢林，為日軍築一條橋，橫過桂河，以便日軍進佔緬甸及印度。負責看守英兵俘虜的日軍將領是 Saito。Nicholson 是一個固執而又傳統的英國軍官，他為到英國文化，軍紀及工程技術而感到自豪，當他見到 Saito 時，就拿著那本日內瓦條約，要求所有軍階高的英軍免做苦工，因為這是日內瓦條約的規定。Saito 聽後一怒就搶過那本日內瓦條約，重重的掌摑他；又囚他在一個又熱又悶的密室內，其他軍階高的英軍則被罰站立在烈日之下。然而，Nicholson 並沒有因此而妥協、退縮，他不計受虐待之苦，還是堅持他所持的原則，絕不肯就範。

然而，那些英兵俘虜在沒有 Nicholson 帶領下，散沙一盤，工作進展緩慢，並不理想。而 Saito 得到上級指示，一定要在限定的時間完工，在沒有選擇之情形下，他只有低頭，放走 Nicholson，並批准他的要求，軍階高的不用作苦工。

Nicholson 巡視工程進展，真把他嚇了一跳，這樣粗劣的工作怎可能是出於英國人之手！首先他看到日本人選擇這地方築橋已是一大錯誤，更何況如此的工作進展，又怎能完工呢？於是他便主動提出在另一處築橋，獲 Saito 批准。他更為了證明英國工程是一流的，英軍軍紀是嚴格的，效率是高的，便率領整隊英軍辛勤工作。他並沒有思想到他這樣作是為敵人效勞，是嚴重傷害盟軍的，他們終於在一個短時期，築好那條桂河橋。

這時，英國派遣了一隊突擊隊，其中包括一個從 Nicholson 那兒成功偷走出來的美國軍人，前往桂河橋炸毀此橋，阻止日軍進佔緬甸。他們趁著黑夜，把炸藥放在橋底，預備明日一早，當火車經過時，一起把它炸毀。誰料到了早上，河水退，露出連接引爆器與炸藥的電線，適巧這時，Nicholson 與 Saito 在橋上作最後檢查，被 Nicholson 發現了電線，他們二人連忙下到河上看過究竟，發現了其中一名看守引爆器的突擊隊員，並發生衝突。Saito 為突擊隊員刺死，但那個固執的 Nicholson，竟然不分敵與友，呼喚日兵救援，因而打死了那突擊隊員，在另一河岸的那位美國軍人見狀，立即跳下水，希望打死 Nicholson，然後引爆橋底下的炸彈。怎料，在途中連中日軍數槍，在垂死之際，雙目怒視 Nicholson，說：「你…」 Nicholson 看到這位昔日同胞，怒目而視，忽有醒覺似的，問自己：「我究竟在作什麼？」就在迷惘之際，被突擊隊的炸彈射傷，他拖著負傷的身體，倒在引爆器上，這時剛好火車經過桂河橋，整條橋被炸毀，火車亦墮入河中，一個英國俘虜見狀，不禁大聲叫著：「Madness! madness!」

這實在是一件不可思議的事，Nicholson 崇尚英國法紀精神，為英國人的紀律、技術而自豪，他絕對是一個愛國的英國軍官，但發夢也想不到，是因他的「愛國」觀念，竟然做出一些極不愛國的行為！我想到耶穌在路加福音十章所講的「好撒瑪利亞人」的故事，有一個人從耶路撒冷下山至耶利哥，怎料在半途中被強盜打過半死，躺在路旁，一個祭司及其後一個利未人經過，他們卻不動憐憫之心，掉頭而過，不加援手！為什麼呢？不是因為他們本身鐵石心腸，也不是因為他們怕事，而是因為他們「愛神、愛人、愛神的律法」！按舊約的律例，祭司與利未人是不可接觸死屍的，若接觸了，他們要潔淨十日，潔淨了才可以獻祭。為了愛神，為了服侍那些等待他們獻祭的信眾，這位祭司和利未人只有壓抑著他們的憐憫的心，不加援手，繞道而行，這是一件多麼不可思議的事。但不幸的是，在我們生活中不住發生的一些悲劇。

我們從這個故事可以看到一件非常恐怖的事：一些信念或態度可以令我們變得不似人形。事實上，我們若戴著黑色眼鏡看東西，什麼也是黑色的，同樣，當我們帶著那副「沒有神」的眼鏡去看萬事萬物，一切都好像是荒謬，沒有意思的。但當我們換上一副「有神的眼鏡」看萬事萬物，我們必然體會到「神造萬物，各按其時，成為美好，又將永生安置在世人心裏。」這樣的人生觀，才是健康和有意義的！